



三

「下半年，天氣比上午更暖和和一些，油菜田裡的活不多，我和大哥兩個人可以做得完，大嫂沒有來。」

「明天，我替你挑被子和箱子。」

「不，」我說，「我自己挑。」

我們上學，得有一床墊被、一床蓋被，還有一口箱子，箱子裡裝着衣服和書籍，還有鞋襪臉盆等等。

「你自己挑，不像樣。」大哥說，「還是由我來挑。蔡仰高去上學，都是大師傅送去，有時，還坐轎子呢！」

「你留在家裡做活，我每年都是自己挑。」

「再讀半年就是學人了。」

「不，」我說，「我可以挑七八十斤重的柴，從山上挑回家門口，那點行李，算不得什麼。再說，家裡的情形，全校沒有不知道的。找大哥挑行李，人家還會說，我是裝做公子哥兒。」

「你是怕同學說，大哥是個種田的？」

「不是，我暑假回家打秧草，寒假回家砍柴，誰也不瞞，要瞞，也瞞不住。」

「蔡仰高會說出去？」大哥這樣

猜着。

「對了。」

「你自己挑，就自己挑吧！」大哥說。

我們繼續開始做活，泥巴味朝鼻孔沖來，我猛吸着。明天開始，田地和青牛山下所有的，又要小別幾個月了。

大哥做活做得很好，突然，停下鋤頭喊我，「文台！」他的聲音裡，有着驚奇。

「什麼？」

「你瞧！」

我瞧見了。在兩條田埂較遠的地方，有兩個人，一個男，一個女。男的是前面村上的金小哥。女的，我的天！穿着紅旗袍，圍一條白圍巾，手上還提着一口小箱子，是走了三十多里路，從青陽城下來的林蓮心。

金小哥向我們指指點點的，大概是告訴她，在田裡做活的，就是李文台。

我看到林蓮心，驚得發呆，也沒有去招呼她。我在想，她為什麼來青牛山下？她不像何妹美，有田在這裡？這是她旅行來的？還是爲了杏子的事才來甘棠莊的。

何妹美和我約會的那晚，是星期六，我不必上自修。當我和何妹美分

別後，我去書店逛一會，八點多鐘，回學校的宿舍。

宿舍在學校對面的一條巷子裡，我走到巷口，林蓮心在另一個巷口叫我，「李文台」。

我走向她，她手上牽着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女孩，電燈不怎麼明亮，但是我看得出來，她們是姐妹。

「你們長得好像啊！」我說。

「她是我妹妹。」林蓮心說，她向裡面走，進入人家的屋子，房屋不大，二進瓦房，「這是我四姨家，姨夫去世了，只我四姨和一個表妹，表妹七歲，讀小學。」

我並沒有見到她的四姨和表妹，或者故意避開了，讓我們談話。

「李文台，你和何妹美幽會，是不是？」

幽會，這話太難聽，我們只是在青河河邊，談考大學的事，談她幫助我盤費的事。

我告訴林蓮心，「我們只談考大學的事。」

「她要幫助你盤費，是不是？」林蓮心——這朵校花，不再是花，像青牛山上的刺蝟，刺都張開來。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林蓮心的聲音愈來愈冷，「那是我的主意。」

「你教她的？」

「我怎麼教她，她把我的計畫偷去了！我向她說，你家的環境不怎麼好，可能不會考大學，我打算幫助你一筆盤費，大家一同去考大學。」

「她知道我這打算，就向你借簿子，我知道她有鬼，留意她。」

我問她，是不是和你通信，她說不信，本想去青河邊去看看，後來一想，我要做個君子，不做小人，沒有去，便在這巷口等。

你這個用功的學生，不在教室裡自修，從外面回來，看來是去幽會，何妹美說的不假。」

我和林蓮心——這個校花是同班，並且一同讀了五年，從來沒有聽過她一下子說這樣多話，像是下雨天屋簷的水，流着不止。

「我也不管外人怎麼說，是我約她，還是她約我——」

「李文台，在我們青陽縣城裡，你是高材生，你是狀元，那一個都知道，任何一個人和你做朋友，並不丟面子。即使是何妹美約你，她也不丟面子，知道不知道？」

「林蓮心，不要把我捧得那樣高。」

「我說的實情，」林蓮心還有火，也好像是蠻不在乎，「我在這裡和你談正經事，人家說是約會，傳出去

，我也不怕，也沒人笑。」
林蓮心，人家說她和我約會，她也不怕，想不到她會這樣說。她好像是什麼都不在乎，還要當我面罵何妹美。

「林蓮心，」我告訴她，「你不怕人家笑，我也不怕，一點也不怕。」

她瞧着我，臉上，神情好高興，微弱的電燈光好像也發亮了。我們青陽縣城的電燈，一直是不怎麼亮的。

「我就怕你沒有勇氣，」林蓮心說，「如果我知道你有勇氣，兩年前，初中畢業那年，我就會請你到我家去玩。我怕約了你，你不去，臉上掛不住啊！」她用右手食指搓搓白裡透紅的臉頰。

然後，她睜大兩眼，食指在臉上停住。

我告訴了她，在柳灣莊，我有一個杏子。

她以後有一個禮拜沒有上課，請病假。我知道她沒有病，是她四姨告訴我的。她心情很壞，當她來上課時，一張臉，冷冷的……

「李文台！李文台！」林蓮心在那邊叫。

我舉起手，向她揮揮，同時告訴大哥，「那是同學林蓮心。」

「她是個姑娘，來幹什麼？」

「不知道。」我說。
林蓮心下了油菜田，踩着田溝過來。

「你的鞋子會弄髒。」我說。

「不要緊，又不是什麼好鞋。」她走近來，我介紹他認識我大哥，大哥望望她說：

「老二，田裡的活，我今天做得

完，你陪林姑娘去家裡。」

「你下鄉來幹什麼？」我問。
「來看你的啊！」

我聽林蓮心這樣說，心中很感激，人家是千金大小姐呢！我重又把她的介紹大哥，「大哥，林蓮心的家裡，就是開的大陽綢布莊。」

大哥知道大陽綢布莊，他知道林蓮心是千金大小姐，比何妹美長得好，有錢，却來找我，他直發呆。

回家的泥巴路很窄，她提着小皮箱走在前面，我打着鋤頭走在後面。

她穿一双皮底布鞋，我赤着腳。整春李田的時候，都是打赤腳，腳上不穿什麼的。

「林蓮心，」我問，「你來看我，我不敢當，究竟有什麼事？」

「沒有呀！就是來看你。」

「你怎麼找到路的？」

「我一面走一面問，先找到大唐鎮，到大唐鎮，問甘棠莊，然後，遇到那個姓金的，他答應帶我來找你。以後，看到你在田裡做活。」她說完後一句話，在難過，聲音變得低低的，好像我不該做活似的。

「很好笑，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做田裡的活？」

「我和大嫂都下田趕活，要不做完，我母親也會在我上學後下田的。做完春李田的活，母親就不必下田了。」

「李文台，沒想到你還是個孝子呢！」

「做活，什麼孝子啊！」

「註冊快截止，還沒有看到你去註冊，蔡仰高放個空氣說，可能你不讀書了。上半年，鄉下人還要度過一段青黃不接的日子，窮人家，不能不

早作準備。他說，可能是你母親，還是大哥大嫂，不要你讀書。我聽了後，立刻下鄉來問問。」

「沒有的事，我明天就去學校。我每年都是很晚註冊的。」

「從前，我沒有注意。李文台，如果你繳費不夠，我可以幫助你。過年，我混到好多壓歲錢，一百多塊，繳費還用不了二十塊錢呢！」

「謝謝！」林蓮心要借錢給我，又使我感激，「我要繳的費，都準備

好了。」

「這也好，我算是白擔心一場，」她看看青牛山，跑牛的小圍回來了，「鄉下真美！」

「再有一個月，青草長起來，大地一片青，那些牛，像馬隊一樣跑起來，更好看。」

我們走近甘棠莊，林蓮心停步，回頭說，「你們村上出了事？」

村上，有許多女人，許多小圍——男圍和女圍聚在村前晒稻場上，向我們這裡瞧着。

「一個像你這樣的小姐，這樣的打扮來到甘棠莊，是件大事。你看，田裡做活的人，也都看着你。」

田裡做活的人，都像做累了一樣，拌着鋤頭，停在田裡，朝我和林蓮心張望。打從田裡起來，和林蓮心一同向莊上走，他們就注意到了。

我們走到家門口，媽媽和大嫂迎出來，姪兒和姪女站在旁邊，睜着大眼，驚奇的看着林蓮心。

「這是林蓮心，我的同學。」我介紹他們認識，「這是我媽媽，這是我大嫂。」

「伯母，大嫂！」

林蓮心鞠躬。

「林姑娘，請屋裡坐。」媽媽說，來了這樣一個客人，她也覺得



李文台，你為什麼要做田裡的活？

光榮。

「媽媽，林蓮心家裡開的綢布莊，是青陽城裡大陽綢布莊。」

「啊，大陽綢布莊呀！」媽媽驚訝着，「我從小就知道一個大陽綢布莊，越開越大了。」

「是的，伯母，我家經營大陽綢布莊，到我父親，已經是第五代了。」

伯母，你要是進城去，不要忘了去大陽綢布莊，你老人家向朝奉說找蓮心，他們馬上會陪着你到後面去。你要買布，打折了再打折。」

「多謝！多謝！」媽媽說，「我們鄉下人，難得進一次城去，連大唐鎮離這裡不遠，我也少去。」

「伯母，還有大嫂，你們進城去玩嘛，去住三天五天也沒有關係，我家房子不小，住得下啊！」

「林姑娘，你真會說話，人也真好，請坐，」到堂屋裡，媽媽邀林蓮心坐。

然後說，「你們有錢人，到我們窮人家來，給我們面子真大！還邀我們進城去玩，做夢也想不到的啊！」說着，調頭吩咐大嫂。

「你快去打盆洗臉水來，給林姑娘洗把臉。」

大嫂轉身要去打洗臉水，但是，站住腳沒有動，看着桌上。

林蓮心沒有坐，她把小手提箱放在四方桌上，打開箱子，從裡面拿出糖包子，告訴媽媽說，「伯母，這不是什麼好東西，一點吃的。」

「這多不好意思，還要你送禮。」媽媽笑着真開心。

「這是華式葛，一套衣料，送給伯母，不要嫌棄，請收下！」她拿出一套上等衣料遞給媽媽，又拿出一套

天藍色的衣料，遞給大嫂，「大嫂，這一套衣料是紡綢，夏天可以穿，請你收下。」她又拿出來兩雙大人袜，兩雙小围抹，說「這給大哥哥穿，給小弟弟們穿，」她又從箱子裡拿出兩個小皮球，遞給在一邊的姪兒姪女，「球送給你們，拿去玩。」

兩個小孩拿了球，向外面跑，門口，圍着好多小围看熱鬧。

「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然後，吩咐大嫂，「叫你打的洗臉水呢？」

大嫂放下布，趕緊去灶間，從溫水罐裡舀了半面盆水，端出來，還換了一條半新的毛巾，放在桌子上說，

「林姑娘，你洗把臉。」接着，拿起那天藍色的紡綢，歡天喜地的進房中去了。

林蓮心洗了臉，我說，「林蓮心，買這樣多的東西，讓你花了不少錢。」

「有的是店裡拿的，有的是過年時人家送的，一毛錢也沒有花。你不是說反面話，說我送少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說，「多不好意思，我母親和大嫂，從來沒穿過那樣好的料子。」

「那算不得什麼，」林蓮心很高興，她在笑，笑着，頰上有一双大大的酒渦。她或者想不到我們鄉下人那樣珍貴她送的禮物，「你不記得，大陽綢布莊，布疋堆得像山一樣高，這兩件衣服料，算得什麼！」

「在你看來，不算什麼，在鄉下人，可算是寶貝了。現在，該她們着急了。」

「她們着急？」林蓮心奇怪。

「着急不知怎樣招待你啊！」

媽媽和大嫂這時在灶間，我知道她們是在商議晚飯時該做些什麼菜請林蓮心。媽媽從灶間出來時，十分抱歉的說，「林姑娘，我不知道做什麼菜請你。」

「伯母，什麼都好，不要太費事就好。」

「遠遠從城裡來，那能不好好招待？」然後問我，「文台，你看請誰來作陪客？」

我們青牛山下，在新年裡請酒，有一個習慣，弄一滿桌菜，三個兩個客人吃不完不說，席面上也不熱鬧，總要請一些陪客來，湊滿一桌開席。

我想說，「不要了，請來的陪客，和林蓮心也談不攏。」

媽媽奇怪，「你怎麼叫林姑娘名字？」

「我們在學校，同學都是叫名字的。」我告訴媽媽。

在我們鄉下，除了長輩之外，平輩多是以兄弟姐妹相稱，只有放牛，才彼此叫名字。平輩叫名字，長輩也認為不敬。

林蓮心吃飯時，連聲稱贊媽媽的菜燒得好，並且談到城裡的事。

「我們城裡來了客人，都是到館子裡叫菜，」她邊吃邊談，「那些菜，太油了，不好吃。伯母的菜，燒得真好吃，我媽媽也燒不來。」

她的話，使媽媽笑逐顏開。

林蓮心吃罷飯，到外面晒稻場散步，她那一身紅旗袍，在晚霞映照下，更顯得艷麗。

門面前那棵大樹檉上，這時飛來一隻鳥，口中銜着一支枯枝，正在做一個窩，牠是打算生蛋，並且孵小鳥。林蓮心出神的看着那隻鳥。有些小

困在探頭探腦的看她。

這時，還有人剛從田裡回來，肩着鋤頭，唱着民謠：

小奴在房心中焦
忽聽門外有人敲
想必是我郎來了
哎呀！哎呀

想必是我郎來了
哎呀！哎呀
想必是我郎來了
双手打開門兩扇

一把抱住郎的腰
我的郎
你想死我了
哎呀！哎呀

你想死我了
哎呀！哎呀
你想死我了
左手端了一杯茶

右手又把香煙拿
我的郎……

「李文台，鄉下真美。」林蓮心說，「看那鳥，聽唱歌，比住在城裡聽唱毛毛雨，有意思得多了。」

「那鳥本來有一個窩，樹葉落盡後，被小用竹竿拆掉，牠得另造一個。唱歌呢，你不覺得太粗俗吧？」

「怪好聽的，你會不會唱？」我點點頭。

「你唱給我聽聽。」唱歌的人看見有個穿紅旗袍的姑娘，不敢唱，我把他未唱完的，低聲念給她聽。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哎呀！哎呀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双手打開紅綾被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哎呀！哎呀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双手打開紅綾被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哎呀！哎呀
我的郎先落坐一下
双手打開紅綾被

鴛鴦枕頭墊下腰
我的郎
好是不好

我還沒有把歌哼完，林蓮心已經臉紅了。

「李文台，」她想了想問我，「何妹美有田地房產在這裡，是不是？」

「是的，過年前，她曾下鄉來過。」

「向佃戶要錢？」

「不會，佃戶付租糧，去年稻子收上之後就上了租。她是來看看田地的。」

她指指東邊的山，「叫什麼名字？」

「青牛山。」我說，「山上有樹有茅草，」我指指前面的柴垛子，「那就是我去年放假回來後，和大哥兩人到山上去砍回來的。」

「你在田裡做活，也上山砍柴，為什麼這樣苦嘛？」

「我們種田的人，就是這樣子，不能閒着。如果閒着不上山也不下田，人家就瞧不起，說你好吃懶做，黃皮瓜瘦。」

「李文台，你是個讀書的啊！」

「當然，因為我是個讀書的，可以不下田，不上山，可是，我不成。」

「你喜歡做活？」

「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袖着一雙手在家裡玩，多舒服，早點去學校，和同學們聊天，多好。可是我還是願意做活。」

「你真是個怪人！」

「一點不怪，林蓮心，你知道，

這一分家財，是我大哥和我的，一個人一半。大哥一天到晚在做工，為家事操勞，我去讀書，還要花家裡的錢。這麼一比，就不公平了。」

「李文台，讀書並不是玩啊！」

「在我們鄉下人看來，讀書總是花錢的事，打從念小學開始到現在，我已花了十幾年的錢，大哥做了十幾年的活。我自己覺得不公平得很，我母親也覺得不公平，所以，她常常下田做活，輕的活，她都做。」

我指指遠處的油菜田，「今天，油菜田鬆土的活已經做完了。我是做完鬆土的活才去上學，要不完完，我母親也會扛着鋤頭下田，你知道吧！我母親今年已經五十四了。」

「你是個孝子。」林蓮心說，「我很佩服。」

「妳開我玩笑，我是什麼孝子？我大哥才是孝子。」

林蓮心看着我，「李文台，想不到你還有這樣多的事情，負擔好重啊！我們不同，除了到學校去讀書，回到家裡，就是找吃的，找喝的。母親罵說我年紀這樣大，地不掃，椅子歪了不放手，我還覺得母親管得我太嚴，和你比，我真慚愧。」

「你用不着慚愧，每個人的環境不同。」

「這也是你發奮用功讀書，考得第一名，成績好的緣故，是不是？」

「讀書的機會得來不易，就該好好的讀書。」

「你這種生活，過得也很有意思，」林蓮心說罷，把臉調開，看着天上，晚霞消褪，天頂，有一塊一塊黑雲。「李文台，這種生活，我也能過

，你相信不相信？」

「你能過鄉下種田人的生活？」我覺得林蓮心的話，說得很好笑，「你能够下田去鬆土？你能够頂着夏天的大太陽去田裡除草？」

「李文台，你對你大哥有點抱愧，是不是？」林蓮心撇開鄉下生活的事說，「你可以補償他，我可以幫助你。」

「我打算將來有辦法時，好好報答大哥，」我告訴林蓮心說，「我要雇師傅種田，讓大哥做老板。大哥待我不錯，上午在田裡，他還說我該早兩天去學校。」

「我剛說可以幫助你補償你大哥，你覺得怎樣？」林蓮心重提這事。

「我在奇怪，你怎麼幫助我？」

「我每年有百把元的壓歲錢，十幾年來，我都存起來，有千把元，可以在城裡開一個小雜貨店。」

我相信。我們一年的稻米收入，不過是二三百元左右。

「把田賣掉，你大哥，大嫂，還有伯母，一同到城裡去開店，就不用做活。」

我搖搖頭，「不行的，我們鄉下人，除非出個敗家子，決不會把田產賣掉。大哥他們種田有興趣，開店做生意，他們不會做。還有，向你借錢，他們也不敢。」

說着，我向柴垛走去。

「做什麼？」林蓮心問。

「我要拿幾捆茅柴回去，放在灶後，怕天會下雨，茅柴打濕了，不好燒。」

我扯下兩捆茅柴，一手提一捆，這是我和大哥上青牛山砍回來的，不想丟下一根。

「我幫忙你拿一捆，好不好？」

「謝謝，茅柴裡有刺樹，會刺手。」

我提着茅柴在前面走，林蓮心站在那裡，她看着我，在出神。我想，她會覺得我十足是個農夫吧！

四

我住的小廂房，晚上，讓給林蓮心睡，大嫂跟媽媽睡，我跟大哥睡。林蓮心走了很長的路，她感到累，所以很早就睡了。我們坐在廳房裡，談太陽網布莊，也談我明天去學校的事。

「明天，我送。」大哥說。

「我自己會走，」我說，「我說過的，我的行李，自己挑得動。」

「我原本想你自己去，就自己去，現在，人家城裡一個有錢人家的姑娘，和一個挑担子的走在一起，你不丟人，她丟人。我挑担子，你們走前、走後，也好看一些。」大哥說話的語氣很硬，非要我答應不可。

這事我也想過。我說，「大哥，你不用送，到青陽縣城，她先進城回家，我等她走後再去學校，不會走在一起，使人家丟面子。」

「這也是個辦法。」大哥說。

旁邊，媽媽和大嫂在咄咄囁囁的。

「你們還在擔心什麼？」我問。

「你大嫂說，這事被杏子知道，不知她會說什麼？」

我坦然說，「同學看同學，她有什麼說的？如今在城市裡，男同學、女同學一同去玩，一同讀書，沒有什麼奇怪的。」

大嫂笑着說，「這是祝英台梁山伯的古經。」

「那個時候，沒有男女同校，現在有了，還會同在一個台上演戲，一個扮老板，一個扮燒鍋的！」

「哎！」媽媽聽到這事，尖叫。大嫂沒有叫，可是，她也目瞪口呆……

我們走在路上，談談說說，林蓮心突然問我，「李文台，你知道我為什麼下鄉來嗎？」

「你說過了，是奇怪我怎麼沒有去學校。」

「不是，我下鄉來主要的是打算和杏子談談。」

「你們又不認識。」

「我可以自我介紹。」

「你要和杏子談什麼？」

「我要救救她，」林蓮心說，「我聽說過，鄉下人十五、六歲就得結婚，人家現在已經二十了吧，還沒有結婚。你讀大學，要讀四年，人家就二十四歲，叫人家怎麼守？所以，我——」

「你怎樣？」我把担子換了一個肩。

「我勸她，你們當年是憑媒說合，就毀了親吧！她另外嫁人，不必要這樣等着你，還提心吊膽。」

「她等我，是她的命不好。林蓮心，你說她提心吊膽，究竟是什麼意思？」

「她担心你在學校談戀愛，交女朋友。」

「我不會忘記柳灣莊的杏子。」

「你向我說過她。」

「她可能，」我笑笑。

「我向杏子建議，你們毀除婚約，你同意嗎？」

「我不同意。」我說。

「我知道你就是這句。」林蓮心說。

「你也沒見着她。」

林蓮心笑笑，沒有說什麼。進城之前，我停下來。

「怎麼不走？」林蓮心問。

「你先進城，」我說，「免得人家看見你一個挑担子的走在一起，丟你面子。」

「怕什麼，」林蓮心無所謂，「我去你們甘棠莊家裡人都知道；我一面走，一面問路，大家都知道。我不怕，你倒怕起來。」

沒有辦法，我們一同走進城，到大陽網布莊才分手。

當我到學校時，整個學校裡差不多都在談林蓮心去我家的事。昨天，何妹美把這事告訴蔡仰高，蔡仰高立刻四處傳播。

第二天正式上課，我很担心同學仍會開蓮心的玩笑，使她受窘。她來上課時，背着書包，頭昂得高高的，什麼也不在乎。

沒有一個同學說什麼。

星期六的中午，我剛吃完飯，要午睡時，門房老魏叫我，「李文台，你大哥找你。」

這話，把我吓得半死，家裡出了什麼事？大哥會到青陽縣城裡來。大哥穿着棉襖棉褲，腳上却穿着草鞋，用舊布包着腳，也捨不得穿他過年時穿的新鞋。

「你得回去一趟，」大哥神色很嚴重，「柳灣莊派人來說，要打退親！」

這事，我簡直不相信。可是，是真的。

「大哥，你吃飯沒有？」

「沒有。」

我們學校旁邊有小館子，我去買了一條魚，一盤豆菜燒油豆腐，學校大廚房有剩飯，大哥飽餐一頓。

大哥一面吃，一面告訴我。上個禮拜天，我和林蓮心走後不久，柳灣莊派人來說，我還要讀書，不會結親，他們唐家那樣的姑娘，放在家裡，不成個樣子，所以，要打退親。

「林蓮心去了後，才提打退親，」我惱火，「是不是以為我和林蓮心不三四？鄉下人沒有見識，才會這樣想。人家是千金大小姐，又是大陽網布莊的人，怎麼能這樣想？」

「柳灣莊的人，沒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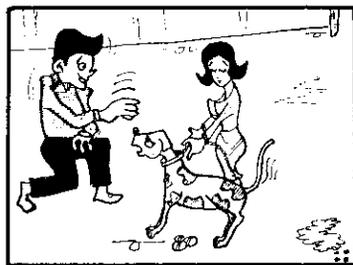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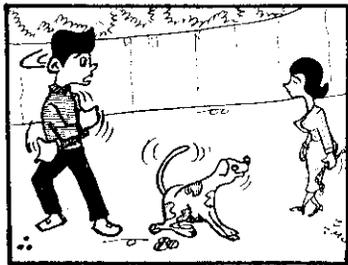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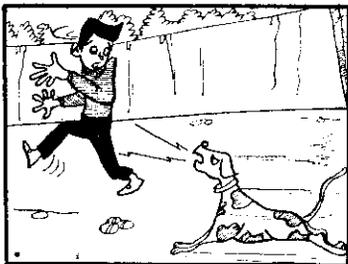
我怒氣沖沖的說，「他們唐家要打退親就打退親，沒有什麼了不起，打了退親也就扯斷。他

們早不打，遲不打，打在林蓮心去鄉下以後，為了免得誤會，我要回去一趟。打退親還是照樣打退親，我要說明，林蓮心和我沒有什麼不清不白，他們要弄清楚！」

我直接去柳灣莊唐家。

每年，我都去拜年，除了見到親爺和親媽以及唐家的人以外，我從來沒有見過杏子。她知道我來，就鑽進房裡不出來，面也沒有見，更別提說話，也不知道她生成什麼模樣。不過，聽人說，她長得好好看。

（未完·下期續）



打狗看主人

——張勝男（請示住址）——